



新鐫南華真經三注

十二

南華真經

十二

13
1406
12



018
1408
12



至樂篇總論

樂註是篇各以至樂而首論有生蓋累憂苦多端以至避處去就罔知所擇而其所以所以身之計何邪意謂人能於憂苦中心生厭離勇猛思復則其樂將至矣故凡借之所謂樂者未知其誠樂否邪益天下之事盛則有衰盛則必交孤臣孽子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達由是知貧賤憂戚玉女於成則禍福之機常相倚伏所以幸世臨於哀樂之域而不能自出其能安於性命之情乎故卒之於無樂無苦是為至樂至善也已次載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
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新鐫南華真經三註大全卷之十二
外篇至樂第十八

林慮齋云以篇教入決擇至樂活身之術皆以無為而存將個無字推到本始論及人物之生死變化察其本無而同出入於一椀其有生老病死等如四時晝夜連命者不哀觀化者無惡一味順其自然然後在我者長樂而長存也

至樂

益而志彌勝之答皆以入所不
樂為己之樂則其樂也豈世借
所耳共語於中叙現化而化及
者財交而無思求已而不淨者
聞樂而驚憂此言感化則其樂
皆同拂情則雖非悲樂也然論
人亦由歎生化之不常而斷之
曰皆出於机智入于机太其机
乎孰能張是凡波形豈阻不由
斯生成變化循環无極若悅生
而惡死或樂死而厭生皆滯於
一偏而非樂之至必也無樂无
不樂无生無不生然后不為化
所役不為机所運造夫大衍理
一不而之旋然无際湛然若
存斯為至樂也

○至樂一節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
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
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
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
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
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
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
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又憂不死何之
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

前註忘權而後樂足樂足而後
身存將以為有樂和而至樂无
權將以為無樂邪而身以存而
无憂為樂避死去就樂惡擇以
心者莫足以活身唯无擇而任
其所遇乃全乎凡服味声色失
之无傷於形而過之有損於性
今反以不得為憂故愚也內其
形者知足而已親其形者自海
於身中而已夫遺生然後能忘
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
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
榮也烈士見善矣未足以活身
善則適當故不用濟躡循勿執
唯中庸之德為然有善无善當
緣督以為經也查群經少趣其
所樂乃不避死也吾未之樂亦
未之樂者無怀而恣物取夫

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耶誠不善耶
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
人故曰忠諫不聽躡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
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
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耶
果不樂耶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
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
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
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

無為之樂无憂而已借以經營
為樂美善為譽天下是非果未
定也我無為而任天下之是非
是非者各自任則定矣至樂活
身唯无為為存者百姓足則吾
身近乎存也天地皆自清寧耳
非為之所為不為而自合故物
皆化若有意乎為之則有時而
滯也無從出者皆自出耳未有
為而出之也无有象者无有為
之象也無為殖者皆自殖耳人
得無為則无樂而樂至矣

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
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
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
萬物皆化芒乎芬乎而無從出乎芬乎芒乎
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
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音存
音阮

林麓齋云此篇乃是以前篇不以物害己一段
推廣言之奚為奚據以下四句言若何而所也

便與屈原卜居文勢下同富貴善奇四等人也
善惡名譽也疾作勤而作之也思慮善否為職
事而思其憂也昏憒老而不聰明也烈士為名
譽者也四段本同意皆以物害己者今既說富
貴奇三段了却以烈士下段如此發明變換語
勢以文法妙處躡循與逡巡同爭則殘其形不
爭名不成以兩句說被世故為名而至於殘其
形不得謂之善矣今借之所為以下結前四段
也舉羣趨者言舉世羣而趨之也諍諍然以取

之意可已而不已故曰如將不得已吾未之樂
 味之不樂者謂世俗所謂樂不樂我皆未知如
 何也此深鄙之之意然我以無為為樂而倍人
 反以為太苦也至樂在於無樂至譽在於無譽
 而世俗之人訛知無樂之樂無譽之譽乎然則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唯無為可以定是
 非如此數句須識他文字抑揚起伏方見好處
 幾存者言無為則庶幾存其樂也請嘗試數句
 乃是收結前語而無為相合而後能化生萬物

便是無為無不為也無從出者不見其所由始
 也殖生也萬物皆在自然中生故曰皆從無為

殖陸方虛云從上篇不以物害已透下意來
發此一語急為天下定個至樂存身之術二
無有哉反詰之意言夫是有也今奚為奚據正
詰之詞與屈原卜居訛吉訛凶無去何從同一
意旨天下所尊者以下言世俗有此四等下句
斷殺其為形也亦愚哉為字作去聲讀愚者以
物喪已富者善形勤作類多積而不得用身
或則財為无用矣其為形也不亦外乎貴者曰
復思慮善否以求安身固位而天下有所以活
身無有哉竟不之思則其為身也不亦疏乎奇
者負以有憂有患之身惜之不亦何自苦也而
侯有求為引牛之術者其為形也不亦遠乎烈
士砥礪名節視死如歸以求自見于天下蓋善
矣非善之善也故曰忠諫不聽則當遠避却去

方註人處幻境之中難遂者樂
 難保故生故以蒲首嘆至樂活
 身之不可及洋而兼有使人安
 其素分無所為據去就干其間
 則亦奚樂矣思哉天下所樂者
 富貴壽舍厚味声色也而善善
 不可常有下所善者貧賤不
 惡所求不待也苟遊乎物初則
 已佚可忘何物累之能及今觀
 夫富者之善身疾作貴者之舉
 愿善否壽考之久矣不亦皆疎
 外其形去道遠矣烈士之不足
 活身亦佚是也故忠諫勿爭徐
 有以明活之則君無過舉臣尽

其我君臣之盛也若夫子胥因
爭以殘形亦因以成名誠有善
和無有邪鬼倍之所樂果樂邪
不樂邪吾以無為誠樂矣而世
倍以為太古則其向背可知故
以知至樂無樂則世倍之所樂
非真樂也至譽無譽則烈士之
所爭非真名也然後安於無為
而可以定天下之是非矣故故
求至樂活身者唯無為近之不
地死為而清淨故万物皆化人
而能無為物思淨不化哉

而勿與之爭以活身之道也而子胥及爭之以
自殘故夫名不爭不功名不爭不成果有善無
有哉於此處自快擇可也今世情之所趨與吾
之所處大率相反吾未以知世倍之所趣果樂无
有也吾以無為為樂誠樂矣而世倍蓋之吾如
世倍伸哉故曰至樂無樂世倍之所樂真非樂
也至善無善烈士之所爭真非名也天下只有
苦樂二種初于樂者見樂而不見苦將欲是之
無有是處將欲非之而彼不自以為非故曰天
下是非果未定也雖然下一轉語無為可以
定是非蓋無為則无所於樂而不見其苦矣故
至樂活身者唯無為庶幾可以自存是無為也
天之清地以之寧物以之生然文須要認得
以無是酒甚糜即死名天地之始未始有夫味
始有也者故反復而為之詠乎乎象帝之
先而無從出乎益無則真空無象矣若乎若乎
而無有象乎若即混茫之象若即初稷之象我
賤繁殖也天地以無為而生化万物是天地之

○妻死一節

即註未明而驟既達而止斯所
以識有情者推念推至理以遺
累者也

無為而無不為也人也天地之心也焉能得無
為哉知無為則虛靜恬淡而不以苦為樂矣

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
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
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
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
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
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
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
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

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余故止也長上声 嗽音叫

林雷齋云形變而有生言先有形而後有此動

轉者也釋氏曰動轉歸風便是以生字又曰在
眼曰覩在手曰執提在足運套便是此生
字四時行者有生必有死之喻也此一段乃是
發死生一貫之理鼓盆之說亦寓言耳且如原
壤之登床而歌豈其親死之際全無人心乎若
全無人心則是禽獸也夫子尚肯與之友乎聖
門之學所以全其孝慕者豈不知死生之理乎

呂註莊子之所貴則孔子孟孫才顏氏而其制行則若子桑子琴張之後何也蓋人道之弊不下沈於哀樂之邪而滅其天理故極之之道如此

原壤莊子之後歎指破入心之迷惑者故為此
過當之舉此便是道心唯微不可以獨行於世
所以有執中之訓莊列之後豈不知此特矯世
厭俗故為此論耳李漢老曰哭子而問大慧以
為不能忘情恐不近道大慧答云子死不哭是
豺狼也此老此語盡有見識其他學佛者若答
此問必是胡說亂道
陸方壺云以段正好與
內篇養生主中秦失三號
太宗師中子祀子桑子孟孫才等章參看盆尾
缶也鼓之所以節音無擊然言焉能不驟然與
世人同情哉形變而有生生指知覺運動而言
偃仰也巨室謂天地夫莊子鼓盆自世倍現之

直謂不近人情害義傷教不知此種无情學問
究竟性余者緊要得力正在於此一切世人皆
以恩愛而生貪着遂有種種無明煩惱不自解
脫生死輪迴莫不由此轉退之云持披入省中
願妻妾刺少語不休說及世間兒女態度莊子
直為斯人截斷息妄煩惱猛于生死關頭說個
無生法忍教人認取本自無來今亦無去其有
生死幻變不常與寒暑晦明同一代謝作足閑
情妄生悲喜古之至人利害不于于心而生死
無變于已只是箇勘得破立得住八風五欲煎
炒不動金剛經世尊道我昔為歌利王割截支
體於爾時無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以故
不生瞋眼方於忍辱波羅密中保有進步吾儒
中若曾子易簣子路結纓亦是此奈問真實受
用自身尚然何況外身而觀化者此處非生從
為惠子俯就而向曰當其始死我亦何能無槩
然以為不達於余故止也然為方便說法直恐
驚倒惠子若使二子針芥相投直須說個我肉

支離一節

冥伯冥伯冥伯之丘冥伯之丘崑崙之墟黃帝所葬也
其墓在崑崙之墟黃帝所葬也
息死因感此人不能如黃帝之
昇仙而歿也柳者障柢之柳種
立周人牆置妻注牆柳衣也文
商叔身滑介叔觀於墟墓之間
意思所致修有障柢之柳出干
左手所肺也木梓之徵殆將死
矣故共意蹶然驚動而惡之
支商叔既惡之又問滑介叔曰
汝惡之乎介叔曰予無惡生者

無我涕從何出讀莊子者不於此處着眼何處
着眼不於此處認取李問何處尋李問做方盡
外史急為拈出為莊生立此一段公案莊子死
妻念天下萬世人都來証道又却是外史老婆
心切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墟
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
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
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
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
焉

假借而已所謂四大假合是也
既假之而生則不過如塵垢之
集取俾足控攝故死生常理有
如晝夜俾足驚慎化死也孟子
且此化者无使上親膚之化言
吾與子遠墓現入之灰而觀以
不祥灰將及我人有灰則我又
有灰又何惡焉或以柳為揚柳
之柳恐於文義不相貫也

林慮齋云滑介即是滑稽之意這般名字豈不
是撰出黃帝所休謂帝嘗休息於此柳瘍也今
人謂生癘也想古時有此名字蹶蹶然惡之病
中之意也假借者言此身乃外物假合而成也
塵垢者言在造化之中至微而不足貴也釋氏
所謂四緣假合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其意實原
於此觀化者觀萬物之變也化及我者言我將
隨造物而變化也前言歷歷然惡之此言又何
惡焉前後之語似乎相戾蓋病而惡之亦人情

○之楚一節

訓註舊說云莊子樂於惡生耶
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
者生時安生於時安死生於之
情既齊則无為當生而愛於聖
以莊子之旨也

原始要終故知生於之說
以其一極而已則世之貪生惡
死者固非是樂於而惡生者亦
豈所以為一極耶而非子言此

思死生之理而知其本原便是道心為主處
方虛云柳瘍也味意柳多擁腫故以為瘍癘之
喻假借即侯經所謂地水風火四大假合生於
塵垢也解見末條以段即象註先示有情然後
尋至理以遺之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
有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
域而率因於憂樂之境矣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然有形檄以馬捶因
而問之未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
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
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
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

者以世人所病左在於貪生惡死則南面主樂之說豈無為而高之乎

方註夫生者一氣之暫聚於者一氣之暫散生未及無為而死未及有為未及無為者至樂所以缺未及有為者至樂所以全此莊子所以有觸髅不奔南面之樂之說也夫六賦者寓之于身也生則隨氣而暫聚死則隨氣而暫散皆非我之所有我又何有有而我乎自有而有我則未能忘形也不能忘形則有為也有為而與物相磨則至樂安能內全與此觸髅之不歎復為干人也

是語卒援觸髅枕而卧夜半觸髅見夢曰予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觸髅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間里知識子欲之乎觸髅深曠蹙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觸音獨 體音樓 髓音 嚶 撒 苦 吊 反 後 去 声

林蕭齋云

饒然空虛而堅固之類從然從容自得之意諸子凡子所言也此段只說死生之理而撰出觸髅一段說也是奇特讀者當知其意若把你實話看便錯了

陸方壺云 此自老子天下大患為吾有身自吾無身復有便患上撰出下段寓言直是戲劇若真謂莊子有生一死散厭之心則又痴人前說矣

顏淵一節

節 不可損益故當任之而已內求不得將求於外舍內而求死非惑如何不一其能不同其事者言各隨其情也其而達故條達性常深故福持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

目註 海鳥之說 故孝者深恩而慎也 衝城空穴之殊 器千里捕鼠之殊 夜明昼暗之殊 性此先聖之所以不一其能不同其事也 名止於實則无過實之名 兼設於遠則無過施之兼條遠則隨其條之短長而不求通求通則不達矣 福持則目其分之小大而不達與過與則不持矣

小者不可以懷天 綆短者不可以汲深 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 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 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 則惑人惑則死 且汝獨不聞邪 昔者海鳥止於魯郊 魯侯御而觴之于廟 奏九韶以為樂 具太牢以為膳 鳥乃眩視憂悲 不敢食 下鸞不敢飲 一杯三日而死 此以已養養鳥也 非以鳥養養鳥也 夫以鳥養養鳥者 宜栖之

深林遊之 壇陸浮之 江湖食之 鱣鮪隨行列而止 委蛇而處 彼唯人言 惡聞矣 以夫 諛為乎 咸池九韶之樂 張之洞庭之野 鳥聞之而飛 獸聞之而走 魚聞之而下 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 魚處水而生 人處水而死 彼况相與異其好惡 故異也 故先聖不一其能 不同其事 名止於實 義設於遠 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林廡齋云

褚布袋也 綆汲井之繩也 譬力小不

鮪音梗 鮪音攸

方許受命自然不可功成其德
小囊詭能容大稟質定分不可
迂造其德短短詭能引深海鳥
之驚九龍如蒼疾之驚皇道也
人有資愚故莫能一事有古今
故莫能同各實不越則有餘而
不塞義理適用則補去而不危

可以任天之意矣與形得於天者各有定之
分不可損益以古聖人之道而與齊侯言我又
未能有以感動而化之則將有罪我之意此借
顏子以訖當世遊說之士為之所食非人之所
食以入之食而養為違其性矣此意只是不可
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聖門只是下句他却撰出
許多說話御音迂迎而觴之也觴飲也壇音但
與澶同水中沙澶之地故曰澶陸不一其能者
言入才各不同也不同其事者言人各事其所

事也隨其實之所有而得其名隨其意之所適
而得其理故曰名止於實義設於適蓋言人各
隨其分也條達者直截不費力也福持者言福
常在也持保也非我所能而不為過分之事則
不費力而常保其生無所患害其意止如此

方壺云人惑則成言人既惑于我之言則將謂
我將不利於彼國而罪我者至矣蓋借顏子以
訖當時之遊士褚布袋也須并繩也喻齊侯短
少之見不可以太道說之以為設喻謂魯侯不
可以堯舜黃帝之道說之若戰爭攻守之事富
強之術則彼將樂聞矣夫物有殊性人亦再然
魯侯之不可說以太道者其好惡異也古之聖
人不以人之能不同人之事知其命有所成而

列子一節

謂未嘗死未嘗生者各以所遇為梁果養乎果權乎權養之實未有定在也種有幾言變化種數不一勝計自泔水則為至智入於机高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无死生也

遊魂為变无所不之則百歲融骸何可得而知也刻心而至於無知則知其未嘗生未嘗死與之均矣汝果養而畏於外乎予果歎而悅於生乎夫唯知遊魂之無所不之而精氣之為物則其種果有絕邪故陰丹蟻衣陵烏一也或得水土之際

形有所適不可同且一也故求實於名設象於造自名以求實則无度量而入之無矣固適以陳象則無求而不得之惑矣兩者條達則持福常在於已為有人惑則必之患哉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擗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谷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為鼈得水土之際則為畫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烏陵烏得鬱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鵙鵙擗千日為鵙其名為乾餘

或得陵屯而其生各不同烏足蹄蟻胡蝶五陵屯亦一也或得鬱棲或以根以葉而其變各不同鵙擗乾餘骨斯亦食醢願輅五脊亦一也或以竈下或以日久或以其沫而其生各不同黃輓之於九猷齋芮之於腐蟻羊奚之於不筍久竹則不知其種之所自生也青寧也種也亦一也而馬有人有自而生也則物或以无情相生或以有情相生或以无情生有情或以有情生無情皆遊魂精氣之所為也凡列子所言則嘗聞見而知之其所未嘗聞見者所勝道

方註予未嘗死也其生果歡樂乎汝未嘗生也其死果願養乎

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醢願輅生乎食醢黃輓生乎九猷齋芮生乎腐蟻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又反入於梳萬物皆出於梳皆入於梳

林鬲齋云

從見者因而見也擗蓬者彼在蓬草之中擗其蓬而指之也生而飲食曰養死而寂滅者曰歎却如此倒說皆是筆頭奇特處汝與若指髑髏也這歡字便是寂滅為樂也種有幾

此歎極其不亦不生之理也時
列子造途道邊有蛙因指以論
化也蛙感火氣則為鵲過水則
相繼而生說文及對為陰道類
水涯蒼蒼如衣乃有斗所出遺
類山阜之上變而為草名曰陵
鳥藥名車前也此有情入不
情如山蛇化為百合也鬱積糞
壤也為足中生水邊借以表出
鳥毳方用之丁也而根葉異由
氣有陰陽也蓋物有相背而生
者不可聚論胡蝶就熱化為鵲
援初出形如卷脫十可飛其
沫為斯弥之虫以高小大之化
相因無穿斯弥至食醯以下眼
有情之物觸類而變香為爛中
腐蠅也此乃無情化有情如
朽麥之為胡蝶也腐蠅生羊糞

者言天地之間物之生生者種各不同下面把
個至徹底說不是以小喻大蓋言雖大無異於
小也便是無細無大無貴無賤之意其意固止
如此而文字之妙絕出千古整齊中不整齊不
整齊中整齊如看飛雲斷鴈如看孤峯斷坂愈
讀愈好列子於中又添兩句便不如他省了兩
句墜者水上塵垢初生管而未成亦有絲縷相
縈之意但其為物甚微耳蠶蟻之衣即青苔也
水土之際水中附岸處也附岸處倒多而厚故

即羊蹄菜有情後歸无情也羊
糞与不笱之老竹比合而無情
相交而生青寧形似刺繒俗云
敗竹園多刺繒是也尸子云越
人呼豹曰程或謂程為獵獲神
記秦孝公時有馬生人蓋五運
六氣觸物成變難以致論也

江註觸發至於百歲其遊魂之
所之更而為人亦已百歲而死
矣若化為物則其更死自生其
化亦不可勝計矣而為空融融
者左且饒然有形存焉列子德
悟一身之妙而觸發又更百歲
之變故則子指之曰唯予與波
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列子於
是既其所嘗見聞而知其蘊者
託問於觸發以明万物之變夫

曰衣此兩句說了個青苔却又就陵中上說來
陵也即田野中高處也陵為車前草也鬱積糞
壤也車前草生糞壤之中則變而為鳥足草鳥
足之根又化而為蟻蟻鳥足之葉又化為胡蝶
蟻蟻蝸虫也胡蝶之別名也就胡蝶下添此
一句尤奇此下又說化生者竈下之虫有化生
者名為鵲撥軟而無皮無殼故曰若脫如今棋
虫然鵲撥又能化而為鳥乾餘骨鳥名也斯亦
虫也口之流沫又化為虫食醯蟻蟻也蟻蟻化

万物之生或以情而生或以想
 而有所因是而生者以合而感由
 化而成者以感而應情想合而
 更相變易或大或小皆出入于
 机而均合至理无以相異也所
 謂机者果何謂哉万物若之何
 而出入於素問曰出入廢則神
 化滅蓋万物之成敗倚伏生乎
 動而不可已則變化作矣故非
 出入則無以為生長壯老矣然
 而出入雖與其机則一出入雖
 微其机則妙机由出入而顯出
 入淫机而運不可謂出入為机
 也亦不可離出入而求机也一
 出一入而神机運矣陰符曰天
 性人也人心机也而此言万物
 之出入机亦特言人及入机
 机豈不以人為万物之灵而德

而為頤輅頤輅化而為九猷九猷化而為黃軌
 黃軌化則為腐蠃腐蠃化則為贅肉此處以生
 乎字省了兩句文法也黃軌九猷腐蠃贅肉皆
 蟲名也此意蓋言萬物變化生生不窮無有盡
 時也上面一截說了却把個至怪底結殺此是
 其驚駭世倍處莫把作實話看羊奚草名也草
 之似竹而不生筴者曰不筴又竹筴則可食此
 不可食也青寧虫也程亦虫也馬亦草名也即
 今所謂馬齒菜馬瀾草也人亦草名也即今所

幸以誠之伏

謂人參也人面字也分明是用許多草名却把
 馬與人字說故意為詭怪名字前後解者皆以
 為未詳是千萬世之人為莊子愚弄看不破也
 物之變如雀化為蛤鷹化為鳩腐草化為螢鼠化
 為蝙蝠何所不入於机者言歸於盡也出机入
 机即是出入死生也便是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陸方壺云攬扶也言觸膝入于蓬蒿之中列
 子扶其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知之之道乎而
 固未嘗死也察其本始而亦未嘗生也既味嘗
 生則不當以養為期既未嘗死又任以戚為樂
 乎故曰若果以予為養乎予果以女為歡乎如
 其悅生悅死皆屬妄念予與若同在木造於

中鼠肝虫臂任其自化舉其化生凡有幾種先
 自濕化者而言得水為醢何以故水為五行之
 初先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於氣下動變而有形
 未免有所假借而後生上文所謂生者假借也
 假而後生牛者塵埃也大地塵埃為息所吹浮
 游水上塵埃相牽如絲如縷其名為醢蓋水皆
 故生之先河中多有此狀其在水土之際兩岸
 之傍水得土氣漸凝漸厚遂有體質其色沉綠
 名為鼃蟻之衣是曰青苔漸近土生於陵屯
 化為陵鳥陵鳥車前草名也多生於岸傍又名澤
 鳥其性利水陵鳥而得鬱樓化為鳥足鬱樓葉
 壞也鳥足亦草名其根化為齋蠃而葉化為胡
 蝶胡蝶膏之別名也蓋草化為虫質多孱弱又
 生於田夫野竈之下皆澤火之氣化而為虫無
 復無殼其狀若脫名為鴉撥鴉撥伏土于中化
 而為鳥其名乾餘骨以化自鳥足來者最為
 強健而乾餘骨之未化為斯亦斯亦化為食醢
 食醢者蟻蟻也喜酸而聚醢故曰食醢食醢雖

小而自氣血中來亦能以形相感多見於虫相
 尾而飛於空中故食醢生願輅願輅生九獻九
 獻生黃輅黃輅生腐蠃腐蠃生齋為遊之相生
 皆虫類也或不作遊生說者亦得大率以虫無
 考註書到丹類皆闕筆乃知何難宿世唯願多
 聞晉室張華唐傳傳洽羊奚比乎不草久竹羊
 奚亦草名根如蕪菁疑即藥中所謂羊蹄根者
 比合也其根為連於久不生筍之竹則生青寧
 青寧亦虫名青寧生程程生馬人謂註以
 為倍本多誤亦夏五傳疑之盛心也而林慮齋
 註直謂人馬皆草名如馬齒人參之類不知何
 本又謂莊子故為詭怪之名萬世之下受其愚
 美看他不破審是則南華為愚美天下之書矣
 我不愚美天下人不敢以必言而認先哲曰然
 則伊解曰愚意直謂程生馬馬生人耳曰繁生氣
 而生人類可乎曰二五之妙微而漸著轉而愈
 靈人雖至貴不應於海濱空寂之處忽然而生
 如宋儒之臆說者未免有所假借則不借於

物而誰借乎史臣謂元之始也胎一微蓋造化之始也物而至於生人則靈秀倫矣若是馬齒人參則不過庶草中之一品化到矣便了直是無所歸宿現人又反入於機一物是人參反入於機可乎分明說造化到生人住以不消假借而生徑自以形相相相生相以相成相生反入大造机中所謂大傳也不知其也其下又曰萬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正見人與萬物本同一氣生長歸復皆出自然因指謂談等閑發出此段要人認取天机養乎樂乎侯容心哉慎其自化可也

外篇達生第十九

林慮齋云此篇多莊子雜著中所論藏神守氣愈警愈精做學問者不可不讀其篇惜史氏

○達生一節

即生之所無以為者分物也知之所無奈何者命事也知止其分物物其生之斯足矣有餘則傷也也形太甚故生七知非我所制則無為有懷于其間故強養之而強失之養之強厚死地強至其若放而任之性分各自為者皆在至理中未故不可免也是以善養生者從而任之更生者日新之謂也任之目新則性命盡矣矣事則形不秀遺生則精不虧所以遺形之形全精復每天為一俱不為也天地萬物之父母以其無所偏為故能于万物也合成體散成始所在皆成无常處也無終者

疏不能盡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無奈何養形况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况先無離形形不離而死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是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歆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

自然也

生之所無以為非所待而生也知之无所奈何知形不厚不皆在外之不足凡生亡者以其動之與地不皆在形之生也足知形果不足以存則世矣足為然不可不為人安能免於為形和故免為形有世而无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不以形為事而在彼更生得所謂更生者則終存矣事本不足弃不棄則累於事而形生本不足遺不遺則役於生而精虧形全精復則德同於初矣萬物者稟精於天成形於地其合則吾之所以成體天地氣氣石

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足棄而生矣足

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林肅齋云

生之所無以為者言身外之物也如人生幾兩履一口幾張匙是也知之所無奈何者言人力所不及也養形况以物有生况全其形此世人之見也然物常有餘而形豈長在形

物化醇是也其散則物之所以成始男女媾精万物化生是也合則不離散則能移不虧固精矣能移則又精以其所稟於天者反以相天則所謂存生者豈不列哉

生者我之有命者天所命也生之至者足以知天達命之至者未嘗忘人生之形无以為而已之則凡可已者皆不為也知之所无奈何而安之則凡可安者無求於外也不求不為其道合矣然人之形於世之有夫累常相礙而不相礙也且形非道也世非我也而累在平物可以理觀之於斯三者累易退

雖能全而生者有盡故曰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即前所謂物莫足為而不可以不為是也其為不免者言為與不為之中皆不免於自累欲免於自累非棄世不可也棄世者非避世也處世以無心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則我自我而世自世矣正平者心無高下决擇也猶佛氏曰是法平等也更生者與之為無窮也彼者造物也與造物俱化日新又

也累其去則世於我也何有也
所棄則我于形也何有也
世不羨於形則達生達命也至矣

世不羨於形則達生達命也至矣

世不羨於形則達生達命也至矣

十七

新故曰與彼更生至於此則盡矣幾盡也能知
此意則身外之事與其生者不待遺棄而自遺
棄矣精復者精神不散于外也合則成體言四
大假合而後成身散則復其初也初者無物之
始也形精即形神也形神不虧則能變化故曰
能移移即變化也體道至此精而又精則可以
贊造化矣相天贊天也此兩精字與形精字不
同反猶還以事之之還也
○陸方壺云情實也無以爲言無用爲此夫人莫不知生之當養而一有徇物之心非養也故唯達生之情者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爲

竟不務其無以爲者以爲養夫人莫不知養之
當安而一有僥倖之心非安也故唯達命之情
者則順其自然而不務其知之無可奈何者以
俸免俸者嘗試論之養生必先於養形養形先
先於養物或富貴而天折則物有餘而形不養
者有之矣有形則有生與形不相離也而吾
生也有涯則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也者
形之所以爲形者也生之來不能知生之去不
可挽悲夫以形爲傳舍耳世人但謂養形足以
存生而養形之果不足以存生也則尚矣以備
物致養爲哉雖然不足爲也而有不可不爲者
在焉不可不爲則其爲不免矣焉有不可不爲
而得免於累者乎俸者有身則有求有求則有
爲故朝夕則思饗殮寒暑則思裘葛俯仰則思
事畜交際則思往來亦入世之所不廢者欲免
爲形之累則莫如棄世棄世者斷緣簡事損之
又損而不以世情爲念也夫棄世者必虛靜以
恬淡以寂寞無爲而後與道相應如是則無累

世不羨於形則達生達命也至矣

世不羨於形則達生達命也至矣

十七

如是則正平如是則與彼更生如是則幾矣何
者世人生生之專故不正不平生而動之死地
今也無累而正乎則一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
造化便死他不得更得箇活身的道理故曰則
更生則幾事矣足棄而生矣足遺矣下句是問
詞復自答云棄事則形不勞恐勞其形故棄其
事也遺生則精不虧恐搖其精故遺其生也遺
生即老子所謂不厚其生不益其生之謂精不
虧則精復矣形不勞則形全矣天地之所以長
久不過形全而精不虧耳常清常寧是形之全
也常順常健是精之固也今也精復而形全寧
不與天為一乎俾若天地與我本同一氣如父
母然氣合則聚而成形天之未始不為人散
則返于無始人又未始不為天也雖曰成體而
虧體者多雖曰成始而反始者鮮矣故唯形精
不虧之人乃能入無出有而生變化喻如以火
傳薪薪雖盡而火莫之能窮故曰是謂能移能
移則與天為一矣精之又精則不離合天而反

子列子節

其心虛故能御群實至是
故形不可耳非物性可之物每
物係以相遠唯无心者御遠耳
同是形色之物未足以相先常
遊於虛非物所制也死乎不
之度止於所受之分也藏乎无
端之紀冥然其變化且新也遊
乎萬物之所終始者物之極也
三其性節則二矣養其氣不以
心使之合其德不以物與之
物皆造於自尔若離散之際軍
失其所知非自然無心也聖人
藏於天則不聞性分之外故自
藏于將鎮鉅并仇為用然報仇

以相天相天發儒言造化道言宇宙在手萬化
生身也人而反以相天則聖修之能事畢矣此
段所論甚有至理
不可草草讀過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
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及於此關
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
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
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
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
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

者不事折之以其无也飄落
之瓦雖彼中人莫之怨者其
无情也是以天下平均凡不平
者其有情也无情之道大美不
應而知則大也知而後感則人
也然則聞天者性之動也聞人
者知之用也性動者遇物而當
足則忘餘斯德生也知用者使
感而求勸而不已斯賊生也任
天性而動則人理自全民之所
惡偽之所生常在於知用不在
於性動也

至人不亂於真者也真在
內則万物孰足以易之此所以
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登高不懼
若也聞尹以謂至於此為能氣

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一其性養其氣
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
全其神無邪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
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
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
乎其胸中是故選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
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
之能傷也復讐者不折鎮于雖有忤心者不
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

之字蓋統也者謂其不屬其神
也不屬其神是所以為真也彼
智巧果敢有心於勝物也內藏
情慮外恃盛氣雖一節片體性
不容於天地之間水火豈復可
道哉唯純氣內守則知見旋復
現於內藏莫知其為水火互之
為一體矣此其所以無入而不
自滯也貌象声色皆謂之色者
凡物自无而生有又始於流動
而生色太素具而形質始著太
素伏不及於太始又安能至乎
先哉唯物之而非物者然後足
以至乎先老子所謂有物混成
者是也有形者皆屬造化造乎
不形則止乎无所化矣滯是道
而窈冥之者商形超化至于物
光泯絕是非雖独正不足以立

殺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入之天而開天之
天開天者德生開入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
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郊音際 深音迤

林齋齋云潜行不窒嘿運而無所障礙也行乎
萬物之上而不懼如御風而行是也純氣之守
守元氣而純上不雜也知巧密心也果敢密力
也言此事非密心密力所可為也此語似為迂
闊而實有此理看今伏氣道人便可見貌象声
色謂有形迹也萬物之物皆拘於形我若有迹

命矣夫甚易知甚易行不遠萬物自然之數者不測之度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者無端之始也行乎萬物而万物淨之以消息消虛其際不可終者遊乎万物之終始也其性則不貳養其氣則不耗含其德則不散若是則能上并造物者遊是通乎物之所造也通乎物之所造則能天矣天則神矣其天守全是乃其神之无卻也其神無卻則死氣之守固矣物象從而入之夫神生形而成神形不得神不能自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神故不虧其全其或虧者以有知也形故不傷其完其傷之者以造物也然神生形者也受其形者神未又守含其神

則與物同耳則何以至乎未有物之先人之局於一身而不能見乎萬物之始者皆是以迹自累故曰是色而已色即迹也貌象声色上面本有四字到此即舉其一文法也造物者無形故曰物之造乎不形無終無始一而不二故曰止乎無所化化易也言其無所變易也得是而窮之者造物之理也言得此造物之理而窮盡其致則去乎有物之物遠矣故曰物焉得而止焉淫亂也不定也不淫之度一定之法度也無端

則物莫之能逆矣醉者之於車乘墜皆莫之知神之所以全也神全則外生警慎不足以動其中雖墮車也祇能傷其形而不能傷其神也此所謂犯害在人異故雖疾不來也夫其淫全於酒徒以沈湎而迷其知非知而忘情者也至於不醉則其知歷然不復須臾之忘矣故雖不然而後有疾也若其知之無知則水火徒不能焦溺况於墜車耶此全於天者斯物之真能傷也聖人藏乎是所以為長生不視之道

之紀無物之初也紀即理也萬物之所終始造化也一其性純一不雜也合其德渾全不離也與造化為一故曰通乎物之所造曰天曰神即此理之在我者也無卻無間也在內者既全而無間則外物奚自入焉選物而不惜言雖為物所選觸而其神不動故不惧也醉者墜車之喻極為精密藏于天故莫之能傷即前篇不以物害已一段所謂無為是也鑊干傷人飄瓦中人而人不怒者以其物之無心也此二句即是無

心之喻其言盡有理天下平均者言行於天下
 無好惡也爭則有攻戰殺戮之事我無心矣無
 所爭矣又安有此事哉人之天猶有心也天之
 天無心也開明之也德生者自然之德也開入
 之天心猶未化心未化則六根皆為六賊况外
 物乎不厭其天言不棄其天理也不忽於人言
 人事之有為者未嘗忽之而不為但為之而無
 容心耳如此則近於真實之理幾近也

陸方
 壺云精
 行不窒入金右無礙也蹈火不熱跨火不焦也
 行乎萬物之上乘雲氣挾日月躡虛陵空而遊

冥自如也蓋至人純守元氣而成身外之身故
 能如此若但以声色象貌而語則亦物而已物
 則不通何以懸絕若此而足以至乎其先乎先
 即未始有物之先造物之始然正在於此故唯
 純氣之生者乃能以真攝真而成出有入無之
 妙用若是色象而已則又僅能至是乎哉夫物
 有造手不形而止乎無所化者得而究之則孰
 得而禦焉不形即所謂無聲無臭者無所化則
 所謂未始有物焉者至人之所守守此而已守
 之之道唯處身于不淫之度而藏神乎無端之
 紀以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其性養其氣合其
 德以通乎物之所造而已淫佚樂也處身乎不
 淫之度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常藏其神於淵
 默之地動靜不能倪其介鬼神不能測其机故
 曰無端之紀即此無端之紀是謂造化之根拒
 品彙之樞組出入之机莫不由此故曰遊万物
 之終始其性養其氣致虛之盡守靜之篤神
 氣子母抱一無離合其德以通于六合者一而

不命之蒙天者物之所由以造者也德通于夫
 則天者全而神無所卻矣物焉得而害之夫焉
 得而熱之萬物之上又焉得而懷之也哉若不
 觀夫醉人乎墜車病矣而不死即骨與人同而
 犯害與人異者其神全也蓋醉人醉矣彼時乘
 亦不知墜亦不知死生驚懼不入乎胸中是故
 雖選於物而不懼以神全故氣全氣全故雖病
 而不死彼神全于酒者尚然而况神全於夫者
 乎天只是個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聖人藏神正
 藏於此然前曰守氣以曰藏神藏神所以守氣
 也刀殺人乎操刃者殺人乎復仇不折鏃于仇
 在人而不在物也枝心不怨飄瓦亦復如是言
 以者見无心者之不取忤於世也使八人皆知
 鏃中飄瓦之無心則天下平矣何有戰攻殺戮
 之慘乎修道者知無心自然之妙也是以不開
 人之夫而開天之天開天之天者虛靜恬淡明
 其自然之理也開人之夫者妄起知識鑿其混
 沌之窟也故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德謂全

○仲尼一節

累二九而不墜是用手之
 停審也故承鯛所失者不挂鏹
 銖之閒耳累三而不墜所失愈
 少累五而不墜停審之至乃無
 所復失也身若椶櫚執臂者
 楫木之枝不動之至也仲為而
 不墜者言黃彼故得此也

呂註 李承鯛於累九者九之為
 物可轉而反其造為反能累之

其天德之真賊謂加以人為之害天以易理善
 吾生而吾賊之則自絕于天矣吾遂此理以為
 至而不能全之則自輕乎人矣不厭乎天不忽
 於人特不為返於真乎以亦鳥上文聖人藏神
 於夫上凌下意來
 別作一良為是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者承鯛猶撥之
 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
 月累九二而不墜則失者鏹銖累三而不墜
 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撥之也吾處身
 也若椶櫚執臂也若楫木之枝雖天地
 之大萬物之多而唯鯛翼之知吾不反不側

而不墜則其外身之定也。此臂之
審用志之不分可知矣。以是而
承鯛，所以送極之也。夫以承鯛異
輕迅而取之，送極則進乎道矣。
豈智巧之利故言我有道也。蓋
方其處身若椶株拘執，臂若槁
木之枝，則內忘我矣。不以物
易鯛之真，則外忘物矣。物我兩
忘，美止所以承鯛乎。故孔子
謂其用志不分，乃疑於神也。志
分則神耗，志一則神全。所謂純
氣之宗，如是而已。鯛之為物，舍
身趣高，聚其鳴以時不食，而無
求得形神之道者，是所以托之
承鯛也。

不以萬物易鯛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
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病痿夫入之
謂乎。

林慮齋云：承鯛，持竿而掛鯛者也。累丸於竿首，
自二至五而不墜，則其疑定入神矣。節象下兩
个停審字，亦自好椶株拘。今所謂木椿也。椶
也，株木之名也。拘，定也。想古時有此三字不反
不側，只是疑定之意。當承鯛之時，其身如木椶
而不動，其臂如槁木，然其心一主於鯛而不知

看他物，純一之至也。用志不分，其志不貳也。疑
於神，凝定而神妙也。此雖借喻以論純氣之宗，
而世間實有此事。今世亦有之，但以為技而不

知道，實為病痿背曲者也。

陸方虛云：鯛，小
人也。以竿黏鯛，曰承。撥，手取也。累彈丸於竿首，
至二至五而不墜，則神定而視審從，可知矣。以
是審定，持竿故能承鯛而不失。又當承鯛之時，
外無散直內志，散寧身如株椶之拘，臂如槁木
之枝，心一於鯛而不知鯛之外，復有他物也。此
雖小技而亦有妙理。則嘗問之粘物者，彼言最
忌手顫等頭搖動，則物驚而走。總之疑定而詳
審，可以得志於物矣。其語意正與此同。孔子聞
其言而喜其有進于道也。謂弟子曰：用志不分
乃疑於神，病痿夫入之謂乎。引以明藏神守

○顏淵一節

物雖為性亦馮教而後能習以成性遂為自然耳觀淵為筏故視舟之界於淵欲取之却退於坂界却雖多而不以經不以其性使故所遇皆閑暇也以注觀之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珍夫歎養生全內者其唯無所矜重乎

江注水負舟者也李津人之操舟而不能李其為津人不能其巧也存習于水湧於淵者雖不至操舟而津人之妙可侔矣蓋不習於水方惕然震悸唯沉澁之是虞尚何舟之能操耶是以懸水者可教志水者數能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

氣之用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操舟可學耶曰可善遊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尾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矜

也未嘗見舟則非特忘水抑亦忘舟矣是以無往而不暇也泚泚永泚泚難馭世者猶操舟以泚人於無難之地也唯有道者斯能輕忘世故出沒萬變之中而未嘗有所困則其於世也眼矣所要愈重則其心愈閑

在外既已巧矣以有所矜而掛於局亦定其內外之分等黃金為瓦甕則无往而不巧所要者亦不難矣我矣然以終不可強為也唯有道者其為出于自然耳且其始也巧其終也拙是以巧而拙如伊其智巧不存則莫見其所要之輕重而遇事未又不巧也則世俗之所謂巧者不乃為大拙者乎

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駁音

林麓齋云觴深淵名也滌拍浮者也沒人泅而

△水也善沒之人視水如平地則不學而能操舟矣覆却萬端而不勤其心故曰不入其舍心者神明之舍也注射也射而賄物曰注王欽若曰以陛下為孤注即此注字以瓦為注則全無利害輕重之心以鉤帶為注則已有顧惜之意矣以黃金為注則愛心愈重而易矜矣矜憐惜

呂注 觀操舟金注之說則形全
精後者非非世遺生至擊其神
死卻不足以以此

田開一節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賢學生吾
事至於此理者皆不及千金通

與巧字對
拙于用也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賢學生吾

之意也射者之巧其心本一而有所顧惜則所
董在外而內惑矣惑則雖巧有時而拙矣既答
其問又以此喻結之不特二喻皆盡天下之至
理看他文勢起結亦自奇特

陸方壺云此亦用志不分之喻觴深至深之淵也游于上也沒泅于下也游入後知有水但與之相忘耳沒人則不見有水如處平陸故泅人不待見舟便自能操筏云不謂無不利也不入乎金言利害不入乎心暇幽閑也注射而贈物也鈎帶鈎也婿與昏門於者伶惜之意有所務憚則志分矣故重外者內拙言拙于用也

之籠也射後者去其不及也藏既內矣而又入之過於入也陽既然矣而又出之過於出也若槁木之无心而中造是立也三者若得其名又蓋名又蓋而實相當者也夫途中十殺一人便大畏之至於色散之震動之外地而莫不歸之斯過之甚也

子與祝賢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
簞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
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
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
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
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
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
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
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

二字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
 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况極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况
 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
 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
 也單音善

林膚齋云拔箕掃箒也拔猶根拔之拔操拔箕
 以待門庭供弟子灑掃之職也收羊本聽其自
 然若行者在後而不逐其群則鞭之此意便是

單豹則所謂形不倚而生
 亡者也張毅則所謂物有餘而
 形不養者也豹則入而藏毅則
 出而陽皆有心而為之柴立則
 无心中央則非其後者也

羊已前行者不須鞭唯其
 在後者鞭之以喻既養其內者
 不必更用工于內但當養其外
 既養其外者不必更用工于外
 但當養其內柴立者如槁木之
 立也柴立其中央者不出不入
 也

循天理而行亦必盡人事也單豹隱者而見殺
 於虎張毅進來富貴之家雖無虎傷之患而胸
 中狂燥以內熱而自頽皆在人未盡者不可
 委之天此段於學道者已分上最為親切推此
 則知莊子前後說天道人道之意先設喻後以
 二事實之文勢亦奇無入而藏不專於主靜也
 無出而陽不於動也柴立無心而立之貌其
 形如槁木是也動靜無常不倚一偏故曰立其
 中央三者言上三句也盡此三句則可名為至

經文用字若此總考禮記檀弓篇天子之殯取塗龍輔以棺不云設萎蕤蕤同柳菴聚也聚木蓋棺而塗之龍輔則篆蓋龍也也經意蓋謂取富貴者之鬼以易其之生魂供不為之豈有人而不如死哉

林註為龜謀則願曳尾於途申不願留骨而貴為死謀則願食糠糲而捐俸不願加有尾乎彫祖之上意謂逆性命理以居富貴不為順性命之理而樂貧賤莊子自喻以龜而喻世人以死其意可知矣

為之為死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死者何也說音稅膝音患死九羔反膝音象

林膚齋云玄端冠也膝芻養之也死循之後也豚猶豕也楯机也机之有文者曰豚楯偃曲也曲而可以聚物者畜管之屬也前篇編薄曰編曲則知此亦竹曲也左宣公二年宰夫肺熊蟠不熟殺之寘肴即此類也生有軒冕之貴或以刑戮而致置其身於跌踵之上番薄之中亦其心焉即韓退之所謂處汙穢而不羞觸刑辟而

桓公一節

陸註談論倦怠失魂之貌忿瀉辭結也沈水汚也煩壞戶內棄掃之餘積也履警雷建皆鬼各也傳阿難董東方下之鬼名洪陽西北方下之鬼名也蓋鬼性暖味其在戶內則擇幽暗之所而蹲踞于地下又至陰之氣滲漫周匝化為鬼物竄於人間

誅戮是也為死謀如彼而自為乃如此此語可謂善喻

禮服牢矣不柶也穀食曰黍黍尾曰芻錯舍置也豚楯案之有縷文者聚俸筐筥也言使生有富貴之享而或身遭戮棄陳之豚楯之上寘之聚俸之中亦其心焉統上二喻皆為以物害已者設所異死者何也一句詰淫甚軟對

相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詒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瀉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

溝灶戶隅水丘山澤何地无之亦理之无足異者不可謂子不詭怪而底之考李註諸鬼皆有形狀譬如美女而衣赤衣倍阿狀如小兒長尺四黑衣赤幘木冠帶劍持戟洗陽豹頭豹尾罔象狀如小鳥黑色衣爪大耳長臂拳狀如狗而有角文身五采變狀如鼓而一足傍皇如蛇而頭而文五采委蛇則皇子所言者桓公所見未火是此而欲伯之心則公素所畜積故一聞此言則輟然而笑瞿然而起長駕遠馭之心席卷併吞之氣奮然勃然何病不已何崇不消若皇子可謂善解人意者矣按桓公萬乘之君田而見鬼其心真前不能釋然者故談論而病皇

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警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鯪蟹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洗陽處之水有罔象立有翠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仰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轆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輟然而笑曰

予謂其自誠是也急為解若說無鬼彼已見矣多之說不在處之皆有鬼物極將他心中所至願為微以一句挑動目見之者殆乎霸於是桓公便坐坐談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已此個意思分明迎合桓公在他人先兆以誰一時焉淫不喜而咲英雄豪傑一語投便便胆相覓見非真見兆非真兆特欲鼓發一時之人心而成伯業耳豈知九合之功成此一語外史看莊子到此亦發一咲真見英雄欺人又長一番見識

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談音熙 論音怡 惡音烏 瀆音畜 警音詰 鮭音蛙 蟄音

林麓齋云

此一段與杯蛇之說相類但此說較奇特談論猶今嘔噦之聲氣逆之病也忿瀆即鬱結也病在身之中而當其心今人所謂中管之病也沈溝泥之中也履神名也警亦神名也煩壤糞壤也雷霆亦鬼名也倍阿鯪蟹屋中東北方之鬼名也洗陽室中西北方之鬼名此以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上善人家中所有鬼物之名罔象水中之神名也彷徨野中之神名也委蛇大澤中之神名也桓公所見者在澤故獨問委蛇之狀桓公始疑為妖故惧而為病今日見者必霸故喜而病自去矣蹶然忽然而笑也此事之喻又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者不同然聖人既以此語入之文辭則是世間必有此事亦不足怪也

○郭子玄云桓公因疑而致疾告敖以妄而止妄則知鬼之有無由心之起滅而心有好惡又人之妄情也妄情去則好惡得其真本心明則起滅不由彼今人之逐妄喪真皆見鬼而生疾者也告敖之言曰公

紀消子節

張注以此以養雞喻養生虛憍悒氣無實而自務供應物景接高之速也疾視而盛氣求敵而必已之勝也雞雖鳴而已無變則彼愈敬而我不應忘勝負矣至於望之似木雞異雞無敢應則知德全者非但已无心乃能使物不生心以養之至也

卽注以章言養之以至於全者供元數于外况自全乎

則自傷鬼惡能傷公斯為治病之良劑故蓋戲瓦出而心痛除弓影去而疑病愈之類也據所載鬼名以涉怪誕然孔子家語亦有夔罔象之說左傳新鬼大故鬼小史記滴池君軼壁之事則鬼不為無有也但陰陽各得其所兩不相傷足矣經云天下有道其鬼不神

紀消子為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林慮齋云聞嚮而應見景而動則是此心猶為

雜已乎當從列子作雞明
開已乎莊文脫畧耳

外物所動也疾視而盛氣言其神氣已旺疾視而不動初言虛憍而恃氣則其氣猶在外此言疾視而盛氣則氣在內矣疾字有怒之意即直視也却與匹夫按劍疾視不同望之似木雞則神氣俱全矣此言守氣之學借雞以為喻耳

方壺云此亦疑神守氣之喻已乎言已所用乎
虛憍昂頭傲視之狀見而欲閉也從應響影未
見而尋聞也疾視而盛氣雖不聞而欲聞之意
未忘也又十日而似木雞則神凝而氣全矣故
應者反走望風而潰古之立大德者大勇者未
始不自疑神守氣中來而又不可以輕試及須
卷之又卷以待其全然後動無不利故承蠲而
至於累五卷雞而至於逾月此等說話真可印

○孔子一節

即註廢鈴而施人散芥也曰伏
而漏出者泪也從水之道而不
為教焉任水而不任己也此章
言人有偏能其所能而任之
則天下無難矣用乎無難以涉
平生乃之道使注而不通哉

朱註呂梁在今彭城郡亦推曰
石絕水曰梁始乎故者故從素
也任其真素則所遇而安也長
乎性者順性之理則物莫之逆
也成乎命者自然不可知知
其不可知謂之命也

証學問嘗觀伏乘所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動經百千萬億那由他數者乃十一神符方成藥化九年面壁乃證真空聖神之能事豈一朝一夕之所能至哉禪林有云若還生摘下到不馨香以不可與噪士道之佩帶者可也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鼉魚鱉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極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字為鬼察字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

呂註由乎性命之理。五者俱人。吾所借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可隨也。至於龜之所。不為私。則命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宜其。死。形。暗。而不適也。生於陵。而安於陵。為故。人則非出於性。而人所為也。長於水。而安於水。為性。人則其所偏。能也。苟無其性。而貴之。則雖能之。不至。人。所不能及也。

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齊井臍同

林肅齋云此段亦與前言操舟意同。並流。縱流也。故本然也。孟子曰。言性者。故而已矣。性命。自然之理也。齊者。水之旋磨處也。汨。湧汨處也。出入。隨水上下也。從水之道。而不私順。而不適之。

也。故本然也。孟子曰。言性者。故而已矣。性命。自然之理也。齊者。水之旋磨處也。汨。湧汨處也。出入。隨水上下也。從水之道。而不私順。而不適之。

○梓慶一節

訓註視公朝。若無則。跋慕之心。絕矣。巧專。而外滑流。性外之事。去也。必取材。中者。然後加手。焉以天。命。天不亂其自然也。此則

意生於陵。則安於陵。長於水。則安於水。皆隨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性命三字。初無分別。但如此作文耳。若以生長字。強求意義。則誤矣。
陸方壺云此每汨人操舟之喻。頗同。若病。也。並流。沿流。而救之也。水之旋入。者。為齊。水之。涌出者。為汨。言水自有常行之道。若從之。以出。沒。而不知其所以。私與之。可以得志。生於陵。而安於陵。長於水。而安於水。只看一安字。皆順其自然。而不知所以。然便是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之意。此於行險中。等閑。發出。一個。屈。易。李。問。妙。哉。妙。哉。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譁。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

及因物之妙故疑是鬼神所作耳

劉註梓人名慶錄山樂之器一名敵象狀虎形皆有二十七齒齒未嘗耗氣虛上而靜也不壞慶賞爵祿志利也不懷非善巧拙忘名也志吾有四支形體則神全而忘天為一故能親公朝若死而外事之滑心者消然後入山林現木形與錄合者然後加手而不強求之惟已之天以合物之天以器之所以疑於神也

之有雖然有二焉臣將為錄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錄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歟

林肅齋云錄似夾鍾以錘注家之說然鍾以金為之豈削木所能成哉愚按大觀類篇曰錄鍾

呂註器之所以疑神者欲如鼓則外滑未消而欲遊乎物之所造者不可得至矣

焦註錄云鐘鼓之稱

鼓之拊也是乃筍簾之類所以懸鍾鼓也筍簾之形為鳥為獸刻木為之蓋其精巧考工記中可見騫佻鬼神言精絕非人所能為也耗氣者氣不定也齋以靜其心而後定不懷爵祿不懷非譽忘其四肢謂純氣自守而外物不入也無公朝者亦不知有朝廷矣唯其如此故我之巧心專而外物之可以滑亂吾心者皆消釋而不留入山林觀天性觀木之性也木之形軀各有成象皆若見成者然後取而用之加手取也以

○東野一節

呂註 稷之御至善矣而不欲
敗於馬力既竭之後則為道而
務乎生之所无以為知之所无
奈何者亦无自而成矣

我之自然合其物之自然故曰以天合天
○陸
其精巧非人所成也蓋工人亦知靈神守氣之
道而不敢以輕試又待五日七日墮其支休
黜其聰明然後內巧專而外滑溜又觀山林有
自然象形之木如成鏤然者然後加手取而削
之是謂物各付物雖曰加人以為而不知皆出
於自然故曰以天合天器之所以越神者正
在於此與上從水之道而不為私亦是下意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
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
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
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

方註 御中規繩如組織文勢使
之回述如鉤百往百友皆復故
迹也韓嬰曰舜工於使入造父
工於使馬不窮其民故无逸民
不窮其馬故无逸馬今之馭敗
由策御之過分民之知竭與政
教之苛察故達命者不務知之
所无奈何也

猶求焉故曰敗

林厲齋云

六轡如組織而成文也御之巧如織
成故曰文弗過鉤御馬而打圍也鉤百而反言
百轉也馬力竭而馳之不已御者雖巧以敗人
之自用又豈可過勞其神乎此一喻盡為端正
○陸方壺云中繩言直也中規言圓也文弗過
言雖組織之文不過如是使之鉤使之圓而驅
之以百為度稷蓋承命而馳故敗而無非求徒
盡也夫精神為用大矣力用之則竭造父不窮
馬力蓋有見也稷雖善御
而以百鉤盡馬可乎故敗

○工倕一節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

謂雖工倕之巧，秩任規矩以言，因物之易也。

目註：工倕旋而蓋規矩，言任指之旋而蓋乎規矩，蓋則其盈虧之合而不露也。指物之相，若化之自然，不待心之稽考而合。平方圓也。夫唯如此，則其不臺一而不極，至於忘足忘要，心志是非未嘗不達者，此其不以心稽之證也。

其靈臺一而不極

林庸齋云

到此又散說數句，僅為共工故曰工倕旋轉也。以手旋轉畫而為圓也。言工倕制器之時，旋轉其手，其圓便如蓋然。自中規矩考工記云：蓋之圓以象天也。蓋少至圓之物，故取以爲喻。非謂其實爲蓋也。如吳道子畫佛像圓光，只一筆便成，遂入神品。即此類也。器圓不用規，只以手畫之，其技亦神矣。指手指也。指與物化，猶山谷論書法曰：手不知筆，筆不知手，是也。手

與物兩忘而畧不留心，即所謂官知止神欲行也。故曰不以心稽稽留也。或曰：圓則中規，何以曰矩殊不知圓之中自有矩，圓而不中矩非圓矣。今匠者削木爲圓，必先取方便，見規矩不相離之意，所以曰規圓生矩，靈臺心也。一純一也。

不極不拘礙也。陸方壺云：此言純熟自然之妙，看他論一化字，便是聖學所謂從心不逾者。工倕制器不用規矩，只以手旋物上自圓而成規，曰矩者，具言成文耳。彼時指與物化，全不留心，故曰不以心稽。雖不以心稽而心亦未嘗不在，但下而不受其極耳。使其用志一分，則雖熟而亦不能成規矣。大抵奪間最怕分心，又怕有心。分心則離而不精，有心則物

忘足一節

前註百體皆適則都忘其身也。是非生於不適耳。所遇而安故無所變從是知識適都從未適也。

劉註忘足忘要未也。心忘是非則本亦忘矣。况於超乎內外。在我所遇皆然。自適而常適。乃無適之適。工倕之妙亦從是也。

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林慮齋云適安也。足安於後要。於帶若無物

然故曰忘足忘要會從造也。造道而至於適則內境純一而無所變。雖與物應接乎外而亦不知其所從事者矣。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言久則併與適亦忘之也。譬如足初履履見其恰好

則知有履之適着之既久不復有初時見其恰好之意是忘適也。此以入之常情而論乎道。須自體究便見得。莊子盡物理處。陸方壺云上

又說个忘字。忘則入于化矣。故物物非難而忘物為難。然非謂其與物相絕而後謂之忘也。不離於物而與之相適則自忘矣。履適則忘足帶適則忘要。心適則忘是非。境適則忘內外。適之時義大矣。然而有所適有所不適。非適也。故始於適而未嘗不適者。斯則忘適之適。忘適之適而後能入于化矣。此是李問進到盡處。身前所謂忘身適大是。徑庭。何者。適於是者未幾。適於要適於順者未幾。適於逆。故唯忘適之適。則自无所不適矣。此便是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之意。然又須知適與忘。自有先後。如人適我。意與之相。自忘形。然從有揀擇去取。無物不可

有孫一節

即註忘肝膽遺耳目聞付自然也凡非真性皆塵垢也凡自為者皆無事之業也率性自為非恃而為之任其自長非率而長之以鳥恭鳥各有所便也此章言善養生者各任性分之適而至矣

此篇之肯在在乎存生以至神全精傷去天為一為孫休之所為則反之者也其聞斯言也

有孫休者薄門而斃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苦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譎愚脩身以明汚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

褚註

夫何疑若孫休之所云其於天命理性之說大有徑庭矣故扁子告以至人之行忘肝膽則內虛遺耳目則外離然後彷彿乎塵垢之外凡人世有為事迹皆塵垢也能離乎此則行住坐卧莫非無事之業所謂出世世間矣何為可恃何長可宰耶今汝飾知修身昭若日月以覽世間之補患得全形无大亦幸矣矣何暇乎天之怨哉此所以深敬其迷而使之知復也

方註

全生之道非率人其能知之非至人而無語全生之道是恭鳥以太守九龍耳安能無

無物方為取

具而九竅無中道天於聾盲跛塞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性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嘆弟子問曰先生何為嘆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以至人之德吾恐其譎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上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

也夫非_レ_レ之_レ作_レ此_レ以_レ資_レ世_レ倍_レ未_レ
悟_レ全_レ生_レ之_レ理_レ也_レ而_レ世_レ倍_レ者_レ未_レ可_レ
卒_レ告_レ之_レ以_レ全_レ生_レ之_レ道_レ故_レ終_レ於_レ扁_レ
子_レ之_レ所_レ嘆_レ而_レ寓_レ其_レ意_レ也_レ若_レ莊_レ子_レ
者_レ可_レ謂_レ能_レ盡_レ其_レ意_レ者_レ乎

也夫非_レ之_レ作_レ此_レ以_レ資_レ世_レ倍_レ未_レ
悟_レ全_レ生_レ之_レ理_レ也_レ而_レ世_レ倍_レ者_レ未_レ可_レ
卒_レ告_レ之_レ以_レ全_レ生_レ之_レ道_レ故_レ終_レ於_レ扁_レ
子_レ之_レ所_レ嘆_レ而_レ寓_レ其_レ意_レ也_レ若_レ莊_レ子_レ
者_レ可_レ謂_レ能_レ盡_レ其_レ意_レ者_レ乎

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
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
於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
今休款啟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
之若戴鼈以車馬樂鷄以鐘鼓也彼又惡能
無驚乎哉

賓音賓
說音悅

林肅齋云賓於鄉里擯棄於鄉里也明污自別

於汚俗也飾知鷄愚脩身明污言其有心求名
以自異也若揭日月著其名也波固惑而來矣

波之來本自惑非先生惑之又何罪於我款啟
小孔竅也言其所見之小也寡聞學之淺也其
見本淺吾語之太高波安得不踴疑自惑乎此
意蓋訛當時之學者以其所見者小而未知大
道也食以委蛇言使之自得而食也委蛇自得
也鳥養之喻已見至樂篇

陸方壺云註謂以
異事告於子扁官擯
棄也忘其肝胆遺其耳目墮支黜聰之意塵垢
之外虛靜恬淡之境也無事之樂寂寞死為之
道也為而不持長而不宰雖為而為之以不為
也波固惑而未言彼固環惑而未非先生惑之
也食之以委蛇言使之從容自得而食也款孔
也故開之言形見者小也鷄鼠鷄鷄亦借小物

以都
乏也

[Faint, illegible text in the upper section of the right page]

[Faint, illegible text in the lower section of the right page]

人
二

